

科普文学

乡村产业 (外一首)

■ 王行水

依稀可辨的块块梯田
层层叠叠地向山顶突围
渴望的眼睛满怀憧憬
想看看雪峰山和沅水河
想看看上下七千年古今两神农
想看看外面风云激荡的大世界
大多数梯田累趴在山腰上
被丛林和茅草盛情挽留
精准脱贫后又开始乡村振兴
炉亭坳站上省级示范村的制高点
新开工的公路亮出了金腰带
串起五个小组
往市场擂台赛狂奔
产业确立了
优势特色的主攻方向
紧锣密鼓地
沿路沿溪布局
板栗树排着队喜迎金秋丰收
橙柚掂出的分量一个比一个重
西瓜在心里甜辣椒在坡上红
野生猕猴桃爬上棚架大跳迪斯高
手持千金方的老人攻关长寿
簸箕晒着的中草药自告奋勇

栗园生态农庄

湘珍珠与紫秋这对刺葡萄兄弟
失散多年后喜在左家山重逢
左家山围绕雪峰山一路向左
选择在清江与渔水汇合处停留
汇成蓝色财富沅水滚滚而来
杨梅和黄桃也打着旗号上了山
投身现代农业产业园鏖战正酣
大串大串的蓝色妖姬美艳水灵
幸福地沉浸在
金秋八月的梦中

日渐成熟的甜蜜芬芳弥漫旷野
嗜茶的栗庄主待客以茶坐在风口
谈天说地归结于虎年的喜获丰收
创业的辛劳与快乐曲径通幽
擦干汗水与泪水又一路高歌
山坡举出的果林超越自身的高度
棚架支起的藤蔓构建人间的美景
黔阳古城趴在对岸静静等候
等待着葡萄批量下山映亮眼眸
栗园酒庄奉上的上等干红白兰地
最适合芙蓉楼上饯别
玉壶冰心别恨离愁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车位

■ 廖天元

车到镇政府门口的时候,一轮朝阳,正挂在一棵高大的柿子树上。

不到八点,小小的院落里,车已停得满满当当。这让我相当意外。很惊喜,右前方有一个停车位,旁边一辆小巧的“甲壳虫”,闪着粉红色的光泽。不用说,那应该是一个女孩的车。

正准备一脚开过去,镇上办公室干部余磊出现在我窗前。她惊喜地喊我:“哥,这么早就来啦。我以为你要九点后才到呢,快下车,我叫人停过去。”

余磊的笑,还是记忆里熟悉的调皮,干净。10年前和余磊一起工作的时候,她刚从学校毕业,像一株蓬勃的树苗,青青葱葱。十年过去,历经淬炼的她,已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基层干部。

爬梯,上楼。我要去和她探讨一些工作细节。余磊的办公室三面临窗,阳光温柔地铺了一地。坐在椅子上,窗台的多肉散发出朴实而厚重的光。停车场就在楼下,车进车出看得一清二楚。

余磊让人开着我的车,我看到那

个司机绕了一圈。在那个“甲壳虫”旁边顿了一下,开走了。

一辆银白色的大众缓缓开了进来。在那个“甲壳虫”旁边顿了一下,也开走了。

第三辆,第四辆……

尽管来来去去,那个“甲壳虫”的身边,始终没一辆车靠近。它就那么骄傲地孤独着,也有点羞涩地等待着。

余磊的工作让我很赞赏。她说:“哥,当年你带我,如今我带小青年,人生好像一个轮回啊!”我笑,也惊喜,余磊话里的禅意让我对她刮目相看。我知道余磊讲的轮回,不是指佛教中的前世今生,而是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心理学家武志红说:“如果你得到了幸福,你就重复幸福;如果你学会了信任,你就重复信任;如果你得到了痛苦,你就复制痛苦……然后,便构成了一个人的命运!”

随后武志红强调说:“如果没有伴随着觉知,那任何的轮回也没有意义。”

这就是轮回?经得起事实检验吗?曾经我不置可否。细细想来,却也有几分道理。有多少人的个性不被曾经的经历影响?又有什么人不是在学习借鉴中传承?问题在于,当“轮回”来临的时候,我们该做些什么?

有个孩子敲门。清瘦,羞涩,好像年轻时的自己。见有陌生人在,他慌忙地退了一步。余磊招呼他,说进来没事,给他安排了任务,最后说:“你和田颖一块

去,上午十一点回来报告结果。”最后,她微笑着对男孩说:“相信你,能顺利完成!”并举起手做加油状。

在他们说话的空隙,我看到那个“甲壳虫”旁边,不知何时停了一辆小车。余磊顺着我的目光,看到我的所见。她的脸上立即呈现一种极为欢快的神色,她说:“哥,看到那辆车了吗?每天,他们都停在一起。”

这是一个青涩的爱情故事。男孩和女孩都刚参加工作不久。女孩美丽大方,男孩羞涩木讷。男孩喜欢女孩,却不敢轻易表达。只是每次女孩加班的时候,男孩都要找理由陪同。看见女孩停车,他想方设法要停在一起。

慢慢地,所有的人都知道男孩喜欢女孩。

余磊看好他们,私底下给同事们打招呼,拜请给他们创造机会。于是,开会的时候,兄弟姊妹会特意留出两个位置,集体用餐的时候,也会为他们空出一根长凳。

所有的人都不愿点破,默契地等待他们开花结果。

余磊说:“哥,刚才进来的就是那个男孩。”顿了顿,余磊轻喃细语:“爱一个人的时候,车停在一起都是幸福!人爱着,车也恋着。”

这个默默不语的爱情萌芽,也让我想起小说《山楂树之恋》,“老三”无声的守护与等待,给了静秋爱的觉醒与力量,我相信,静秋的一生会像秋天的向日葵,因密匝的葵花子而饱满。

然而,年轻的我们不敢表达。所有的情愫变成根植泥土的种子,静待春暖花开。当我们终于在时光中醒来,我们的表达却已变换了方式。这是轮回,也是觉知,是在觉知中的轮回。这样的轮回,让我们收获不一样的力量。

我离开镇上时,那两辆车依然在一起,羞羞答答,写着幸福而甜蜜的字样。我不知道车的主人,是否明白这背后,有人给予的爱力量。

猪油香的爱

■ 肖建新

三奶奶走了!

那个晚上,月朗星稀,坐在窗前,我忽然间听到了猫头鹰在远方的叫声,凄惨惨的,像一个孩子在无助地悲泣。我的心很乱,我想起了三爷爷。

三爷爷从小就没有父母,是家族里的叔伯哥嫂们,你一顿我一顿把他拉扯大的。三爷爷18岁去当兵,21岁复员回了家。

三奶奶叫什么名字、哪里人,没人知道,因为她不会说话。据老辈们说,三奶奶是饿晕在三爷爷家门口的老板栗树下,三爷爷用一碗猪油炒饭救活了三奶奶。从此,他们开始了长达60余年的爱情历程。

三奶奶不会说话,但她的每一个手势、每一个眼神,三爷爷都能懂。他们从不争吵,很少串门,就像两棵毛茸茸的棕树,静静地立在菜地边上,人们连看都懒得看一眼。

有人曾问三爷爷:“家是什么味道?”三爷爷总是笑眯眯地说:“无论多晚回家吃饭,我的碗底总有一块炼过的猪油渣。我的家呀就是猪油香的味道!”

后来,我很好奇地问过奶奶,为什么三爷爷每天吃饭时,碗底都会有一块猪油渣呢?原来,三爷爷家每次好不容易吃上猪肉时,三奶奶就会把肥肉带皮一起割下来,切成小块小块的,炼了猪油后,再把油渣小心地用塑料袋封好,搁在猪油罐子里。每次吃饭时,三奶奶都会夹出一块油渣,放在三爷爷碗底,她自己却从不舍得吃。

三爷爷没什么文化,还是在部队里突击认识了一些字。但他很崇拜读书人,常说:“要想有出息,就得好好读书。”我考上县城一中时,三爷爷比自己考上了还要高兴。去县城一中报到那天,他和三奶奶一大早便来送我,花生、葵花子装了满满一大袋。

当我成为村子里第一个大学生时,三爷爷和三奶奶举着长长的一串鞭炮,在我家门口兴高采烈地燃放。那一晚,他们穿着平常轻易不舍得穿的崭新衣服,在我家坐了很久很久,末了,三奶奶从衣襟下掏出一个小小的手帕包裹,塞到我手里。我打开一看,手帕里包着的是一叠整整齐齐的钞票。

大学毕业后,我在县城参加了工作,回家的时日少了,三爷爷也建了新房,离我家有些远了。后来,我调到了现在的城市,见三爷爷三奶奶的机会就更少了。只是从亲戚打来的电话里,零星听到他们的消息。亲戚们说,三爷爷三奶奶老了,话也不多了,出门的次数更少了。偶尔会看到他们,手牵着手走到我家门前张望,再从我家门前慢慢走到村口,然后又失落地从村口慢慢走回他们孤寂的院落。在夕阳的余晖里,他们相互搀扶着的两个佝偻的身影,被拉得细长细长……

三奶奶走后,三爷爷经常一个人在老屋旁边的板栗树下,目光呆滞,喃喃地念叨:我的猪油香,我的猪油香没有喽……

两个月后,三爷爷也去了。

三爷爷三奶奶就这样走了,如同河岸边的两粒沙石,随着水流沉入了河底,不曾泛起一丝涟漪。他们那个猪油香的爱情故事,就像两朵蒲公英永远地随风飘散了。

